

第六十六章 誰能殺死範提司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田圓風雪後。

屋中茶香猶存，在安靜的空間裏飄著。許久之後，海棠才輕聲說道：“徒兒知道了。”

苦荷沒有看她麵容，微笑說道：“範閑信中不是找你討天一道的心法？給他。”

給他？很幹淨利落的兩個字，卻驚的海棠愕然抬首，不知道老師是在開玩笑，還是患了失心瘋天一道的無上心法？那是不傳之秘，難道就這樣輕鬆地送給南朝的權臣？

苦荷微笑說道：“這是他母親給我的東西，我還給他也是理所應當...更何況，對於我大齊來說，範閑的實力越強大，南朝的皇室就越頭痛。既能滿足為師心願，又能於國有益，如此兩全其美之事，為何不做？”

海棠微張雙唇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她知道老師的真正用意是什麼，心中生出一股寒意。

這師徒二人隻是猜到範閑與葉家的關係，卻不知道範閑的另一個身份，所以單方麵以為，被揭穿身份後的範閑，隻可能是慶國內部的一頭猛虎，葉家當年須臾化為雲煙，慶國皇室總要承擔最大的責任。在北齊人的眼中，範閑這頭虎越強大，慶國也就越麻煩，自己的國度當然也就會越安全。

“老師，如果範閑這一次頂不住，怎麼辦？”

葉家的產業全部被慶國皇室據為己有，按理講，一旦範閑是葉家後人的消息傳了出去。慶國皇室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內狙殺他。

但苦荷卻搖搖頭，幽然歎道：“顛覆葉家地那些王公們，似乎在十幾年前的京都流血夜中就死幹淨了，為師真的還猜不到。後麵的事情會發展成什麼模樣，葉家，究竟還有沒有仇人依然潛伏在南方地皇宮裏呢？或許那個瞎子，也是想借這件事情，逼那些人現身吧。”

身為北齊國師，苦荷當然首要考慮的就是北齊的利益，宮中那對母子的江山，至於範閑會麵臨怎樣的困境，並不在他的考慮之中。老人微笑說道：“就算範閑無法迎接即將到來的衝擊，有瞎子堅定地站在他的身後。就算他失敗了，想死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”

隻是用天一道的心法去換來一個如此強大地敵人。未免也太冒險了些，更何況老師說的那句話，說明了一個很恐怖的事情天一道地心法竟是範閑母親給老師的！

“葉家小姐...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？”海棠一臉震驚。

苦荷微微皺眉，冥思苦想許久之後才輕聲說道：“最開始的時候，我以為她是位不沾紅塵的小仙女。可後來才發現，並不是這麼回事...”

“天脈者？”

“不是天脈者。”苦荷繼續笑著說道：“葉家小姐是一位遠遠超出一般天才太多地神奇女子。”

...

許久之後，海棠恭恭敬敬地送苦荷國師出房。看著老師那雙赤足踏在雪中，姑娘家柔聲說道：“老師，肖恩大人？”

雪地之中，苦荷的身影微頓了一頓，片刻之後柔聲說道：“和莊大家在一處。這兄弟二人生前陌路，死後同行，也算不錯。”

海棠低首無語掩飾自己的驚訝，直至今日，她才知道這件事情。

“這是老一輩地事情。你們年輕人有自己的世界，心法要...親手交到範閑的手上。”苦荷說完這句話，便邁步消失在風雪之中，笠帽一翻，遮住了那顆蒼老而光滑的頭顱。

慶國蒼山坳裏，一片白雪茫茫中有霧氣蒸騰而起，數十隻美麗的丹頂鶴正撐翅而舞，離地不過數米便又飄然落下，畏懼而又膽小一般，試探著伸出長長的足，踩一踩霧氣下方，被雪鬆包圍著的那幾大泓溫泉。

溫泉水溫很合適，有些微燙。範閑閉著雙眼，**著上身，泡在溫泉裏，脖子向後仰著，擱在硬硬濕濕的泉旁黑石之上。他大部分的身體都沉在水中，露在外麵地肌膚被染上了一層微紅，並不粗壯，但感覺十分有力的雙臂攤在石頭上。

兩根瘦削的手指，穩定地搭在他的右手腕間，費介閉著雙眼，眉毛一抖一抖著，潦亂的頭髮因為沾了泉水，而變得前所未有的順貼。

被召回京後，費介才知道範閑領著一家大小進蒼山渡冬，便趕了過來。師徒二人今日在雪鬆環繞之下泡著溫泉，這等享受，實在是有些豪奢。

“你的身材倒是不錯。”費介緩緩睜開雙眼，收回診脈的手，眸子裏那抹不祥的褐色越來越深，“青日穿著衣服倒看不出來。”

範閑也睜開了雙眼，笑著說道：“三處的師兄弟們，早就讚歎過我的身材了。”他頓了頓，接著問道：“老師，有什麼法子沒有？”

費介從頸後取下白毛巾，在熱熱的溫泉水裏打濕後，用力地擦著自己麵部已經有些鬆馳的皮膚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看老師這模樣，就知道他對於自己體內真氣的大爆炸再消失，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。

“給你留的藥，你不肯吃。”費介憂心忡忡歎道：“何必逞強呢？如果吃了，頂多也就是真氣大損，至少也不會爆掉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：“真氣大損，和全無真氣，對於我來說，有什麼區別呢？”

“區別極大，至少你還有自保之力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，那張清秀的麵容滿是自信：“保命的方法，我還有很多...您也知道。我從小到大，就不是一個靠武技打天下的蠻人，以往憑著自己地小手段，可以和海棠鬥上一鬥。如今雖然真氣全散，但我並不以為，如果碰著什麼事情，自己就隻有束手待死的份兒。”

費介盯著他的雙眼，盯了半天才歎息道：“真是個小怪物，對於武者而言，真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你就算有虎衛守著，有六處看著，可也總要流露幾分感傷與失望才對。”

“那是多餘地情緒。”範閑的腦中浮現出五竹叔幼時的教誨。幽幽說道：“如果治不好，那我就要接受這種現實，長籲短歎對於改變境況。也沒有什麼幫助。”

蒼山溫泉中的範閑，並不清楚在遙遠的北方，那一對高深莫測的師徒，已經很兒戲地認定了自己的身份，並且想借揭破這個身份。攪亂慶國的朝廷，將他推到慶國皇室的對立麵去。

姑且不論海棠會不會延緩這件事情的發生，隻是兩國相距甚遠。流言就算飛地再快，至少目前還沒有可能傳到慶國境內。所以葉家後人的身世，對於一無所知的範閑來說，並不是他此時最大地危險，最頭痛的煩惱。他如今隻是一味想恢復體內的真氣，治好那些千瘡百孔的經脈管壁。

“先養著。”費介沉忖許久之後說道：“我會開個方法，你按方吃藥，另外小時候給你留的那些藥，你也不要扔了。還是有用處地。”

範閑微訝，心想自己真氣已經散了，還吃那個散功藥做什麼？其實費介也不知道還有什麼用，隻是順口一提，沒料到很久以後，還真讓範閑用上了。

“在蒼山呆了半個月，不知道京都那邊怎麼樣了。”範閑輕輕拍打著微燙的溫泉水麵，笑著說道：“您從京裏來，給學生說說吧。”

費介罵道：“你天天至少要收十幾封情報，還來問我這個老頭子？”

範閑嘿嘿一笑。

費介冷冰冰說道：“你借口養傷躲到蒼山裏來，院裏卻對崔家下了手...京都裏早已經鬧的沸沸揚揚，北邊生生抓了幾百號人，吞了上百萬兩銀子地貨，你給崔家安的罪名也實在，看模樣，堂堂一個大族就要從此顛覆，你小子下手也真夠黑的。”

範閑笑著解釋道：“都是朝廷需要。”

監察院對信陽方麵的宣戰，來的異常猛烈和突然，而且出手極為狠辣，遍布天下的暗探，早已將崔家往北方走私的線路掐的死死的，以言冰雲為首地四處悍然出手，竟是沒有給信陽方麵任何反應的時間，就已經控制了絕大部分的人貨銀錢。

畢竟範閑受了重傷，京都人都知道他是在蒼山中養傷，誰知道病中提司，會如此突兀而狠厲的下手。這個計劃從夏天一直籌劃到現在，得到了陛下的默許之後，才悄然開始，以有心算無心，信陽方麵縱使在各郡路裏再有實力，依然吃了極大的一個虧。

最關鍵的是，對於自己的心思，範閑一直隱藏的夠深，長公主李雲睿很明顯低估了自己的這位女婿。

“這次你真是將長公主得罪慘了。”費介搖頭歎息道：“崔家是長公主的一隻手，你將她這隻手斬了下來，難道不怕她...”

話沒有說完，範閑卻明白老師的意思，想了想後他輕聲說道：“最初的時候，我也有過擔心，可是後來與二殿下鬥了一番之後，我忽然發現，我似乎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。有陛下的暗中點頭，有監察院的龐大實力...這世上還有誰能夠與我抗衡？”

費介知道範閑並不是一個得意忘形的庸人，所以安靜聽著學生接下來的說話。

“我手中握有的資源太強大了。”範閑歎息著：“不論是皇子們，還是朝中的大臣們，都已經不是我的對手，院長大人曾經吩咐我將眼光放高一些，我如今才明白，原來這不僅代表著將來的走向，也是要我培養出這種自信...甚至是身為監察院提司的驕傲。”

“如今朝廷裏麵，還能與我抗衡的人...很少。”範閑麵無表情自我分析道：“朝廷，歸根結底是一個暴力機構，除了軍隊之外。沒有哪個衙門能夠和監察院相提並論，而陛下對軍方又一直抓的極牢，這次將葉家趕出京都，就是一個明確地信號。長公主雖然在軍隊裏也有自己的勢力。隻是陛下早在開春的時候，就將燕小乙調離了京都，信陽方麵拿什麼和我較量？”

從澹州至京都，不過兩年時間，順應著時勢的變化，在陳萍萍與範建...這些當年母親戰友地努力下，在慶國皇帝的默許下，那位年輕的漂亮公子哥，在極短的時間內，就擁有了世人難以想像的權力。這種權力甚至連他自己都沒有太過真切的感受。直到在京都裏輕而易舉地打掉二殿下後，他才猛然察覺，過往似乎太過低估自己。

隻要皇帝的聖眷一日不褪。隻要宮中那位老太婆還想著年輕人畢竟是皇家血脈，隻要陳萍萍依然像如今這般，留在陳圓養老，而將監察院的所有權力都扔給他去玩...範閑，就會牢牢地站在慶國的朝廷上。不需要擔心任何問題。

費介忽然說道：“燕小乙在北邊，難道這次沒有出手？”

“征北營遠在滄州之外，營中悍將無數。十萬雄兵...”範閑嘲笑道：“，是根本反應不過來，不過崔家幾位大老應該逃往了營中，滄州那條線，四處沒有能夠完全掐死。”

費介望著他，忽然笑了起來：“不錯，真的不錯。”

範閑終於謙虛了一把：“我隻是一個下決心地人，事兒能做的這麼漂亮，全虧了言冰雲。”

費介笑道：“不過半年，你就能把若海的寶貝兒子拉到自己地陣營中。讓他殫精竭慮為你謀劃，你...真的不錯。”

範閑默然，忽然間想到那位沈大小姐，這時候應該正在蒼山別莊裏與婉兒她們打麻將，心想等崔家的事情了結後，是不是應該請小言公子也進山來渡冬？想到離溫泉半座山的莊子，他的心情忽然間好了起來，對費介懇請道：“老師，昨天說地事情，還請您好好考慮一下。”

費介皺起了眉頭，咳了兩聲，說道：“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讓她跟著我學醫...會不會太可憐了些？就算我答應你，尚書大人也不會允許。”

“父親那裏我來說。”範閑懇求道：“妹妹是真喜歡醫術，老師您就費費心吧。”

費介罵道：“我叫費介，又不叫費心。”

範閑開顏一笑，知道老師發脾氣，那就是允了。

良久之後，費介的眉宇間忽然閃過一絲憂愁，說道：“可你想過沒有，院長和我地年紀都大了，我們總有去的那一天。”

範閑默然，片刻之後忽然說道：“我想，院長應該將我猜到自己身世的事情，告訴了您。”

費介麵無表情地點點頭：“至少到目前為止，陛下...已經對你足夠好了。”

範閑並不否認這一點，對於一位私生子，皇帝能夠“大方”地將監察院和內庫都交給他，這種連皇子們都難以擁有的權力，放在一般人心中，足以彌補所謂的名份問題。

但問題是，範閑最初並不是這個世界的人，他所要求的，其實更簡單一些，看問題，也會更簡單一些這兩處龐大的機構，本就是母親的，又不是你慶國皇室地，你給我是應該的事情，你不給我，那就是你無恥。

費介並不清楚他**裸的想法，歎息著說道：“當年在澹州的時候，你說你想當醫生或是廚師，其實我很高興，但也有些小小失望，小姐當年的家業，總是需要你來繼承才是。隻是如今眼看著你即將繼承她的一切，我卻又有些隱隱的害怕，我不知道你將來會不會後悔。”

範閑明白，老師擔心的是，萬一哪一天，皇帝忽然覺得自己的實力太強，對日後的儲君造成了威脅，那該如何？他笑了笑，安慰費介道：“您別擔心了，至少幾年之內，我想陛下應該會信任我的忠誠。”

他摸了摸自己胸口處的那道傷疤，疤痕處還有些癢。今日被溫泉一泡，顯得愈發地紅潤，有些猙獰。

“不要忘記，她是太後最疼的女兒。”費介警告道：“而且她是一個瘋子。正麵地戰場上不是你的對手，會有些瘋狂的手段，就像往年的牛欄街上一樣。”

範閑驟然間沉默了起來，半晌之後說道：“別院裏有婉兒，她自然不會動手。至於京都裏麵...她就算要發瘋，也要忌憚著陛下。如果她真地要出這口氣，最好的機會，不外乎就是趁著我受了傷，又不在京都皇上眼皮下的時候，把我殺了。”

費介歎了口氣：“你明白這一點就好。”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如今的我。不是那麼好殺的。”

嗤的一聲，就像是一位書僮拿了把刀，細細地裁開一封宣紙。

蒼山溫泉後方一裏地。鬆林中潔白晶瑩的雪地上，驟然飄過一道紅豔豔的**，落在地上迅疾染開浸下，顏色再難抹去。

一名刺客捂著咽喉，嗚嗚作聲。倒斃在雪地之上，發出一聲悶響。

監察院六處的劍手緩緩自樹後收回那柄寒劍，對著丈許外的高達行了一禮。又消失在了雪地之中。

“第七個。”高達沉著一張臉，他地身後依舊背著那柄長刀，對屬下說道：“呆會兒抬到後山去燒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高達沉默著，最近這些天，潛入蒼山意圖行刺範提司的刺客越來越多，他也知道這些刺客來自何方。信陽方麵果然有些瘋狂，在崔家覆滅之後，選擇了最直接的報復手段...隻是可惜，對方明顯低估了範提司身邊地防衛力量。

七名虎衛。是陛下遣給範閑的貼身保鏢。

但在這場行刺與反狙殺的小型戰爭之中，真正恐怖的，還是監察院六處那些劍手，這些劍手們的本業就是刺殺，是慶國官方刺客，如今在雪山之中，對上了信陽方麵派來地刺客，自然是殺的無比熟練，防的滴水不漏，不過三天時間，便已經殺了七名刺客，而自身卻是毫無損傷。

高達看著白雪上地那抹血紅，歎了口氣，他是宮中皇帝近衛，但直至今日才知道，自己這些虎衛用來正麵殺敵攔

截，那是極強的，但若說到暗殺與保護，比監察院六處裏那些人，還是要差了少許。

他身為虎衛首領，當然清楚，這些六處劍手如果正麵和自己交手，沒有人是自己的一合之敵，可問題就在於，刺客...永遠不會正麵交手。

高達默然想著，如果是六處那名刺客頭子來暗殺自己，自己應該沒有一絲活下來的可能。

在範閑受傷之後，他身邊的防衛等級就已經提高了幾個層級，尤其是在陳萍萍發了一次大火之後，監察院六處終於在羞愧之餘作出了反應，直接在範閑的身周布置了十二名劍手這種規格，以往隻是陛下出遊才有的等級，在陛下常用虎衛之後，整個天下，就隻有陳圓才會防備的如此嚴密。

範閑知道這件事情後，也沒有做出什麼批示，隻是吩咐啟年小組的人撤了大半，一處地人也一個不準跟自己進山，隻留下鄧子越和蘇文茂二人，專司聯絡之職。對於陳萍萍的“震怒”，他是當笑話在看你個老跛子喊人捅了我一刀，這時候又來罵你的屬下沒有保護好自己，真是無恥之極。

...

高達在暗自驚歎於監察院的實力時，也有人和他的想法差不多。信陽方麵派到蒼山上的刺客首領，此時正穿著一身白衣，藏在雪中，小心謹慎地注視著山間的一切景致。

他是信陽方麵的死士，早就將一條性命交給了長公主殿下，但他看著先前的那一幕，也不免有些心寒。已經整整三天了，不要說刺殺範閑，信陽刺客們竟是連範閑的麵都無法看到！自己屬下的接連無聲死亡，讓這位刺客首領第一次生出了暫退之意。

哪怕是陛下的虎衛防衛著範閑，他都有足夠的信心去嚐試一下，信陽方麵猜出範閑傷的有些蹊蹺，估計一時半會之間不會恢復。

可問題是，監察院，六處，官方刺客，太厲害，他們似乎本能地就能嗅到雪山中的每一絲異樣的氣息，能夠找到所有潛伏著的危險因素。有這樣一批人在保護著範閑，那除非信陽方麵調一支軍隊上山，才能殺死他！

刺客首領皺了皺眉頭，決定滑下樹幹，回信陽匯報此次失敗的詳情。他對自己的武技相當有信心，隻要針對監察院六處的布置詳加安排，下次自己一定能夠將範閑殺死。

他身體微動，一粒雪鑽入了脖子裏，微涼，然後極寒。

一枝黑色的鐵釵，隔著厚厚的雪，準確地刺入了他的脖子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